

石

經

攷

一冊



石經考

總序

困學紀聞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
裴頡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
仲寺中興高廟御書

漢石經

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蔡
傳言六經刻石立于太學門外儒林傳熹平四年迺詔諸儒
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
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註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
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



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
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
驤雒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徑文
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蔡邕傳建寧中

校書東觀遷議即邕以徑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
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
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
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
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盧植傳時始
立太學石徑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
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

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
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
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
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立
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
張馴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
六經文字
宦者傳汝陽李巡等五人稱為清忠巡以為
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
漆書徑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
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晉書衛恒傳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五三字石徑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書江式傳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徑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據

恒書勢所言則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書

晉石經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通典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起講堂築門刻石以寫五經

石經歷代存毀之迹

晉書趙至傳詣維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世說注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

石季龍載記遣國子博士詣維陽寫石經

魏書太宗紀泰常八年四月帝至維陽觀石徑 高祖紀

太和十七年九月壬申辛太學觀石徑 劉芳傳芳博聞

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昔漢世造三字石徑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

號為劉石經 馮熙傳除車騎大將甲開府都督洛州刺

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

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 崔光傳領國子祭酒

神龜元年夏表曰石徑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魏志

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 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

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 乙卯至魏神龜元年戊戌計三百

十紀矣按漢熹平四年魏文帝黃初七年丙子崩至後魏神龜

元年戊戌計二 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

百九十二年 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塘泥灰或出

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

漸加剝撤由是徑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曾教參掌經訓

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

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

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

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

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

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通鑑云初雒陽有

雖屢經卷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

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頽落所存者委於榛莽

道俗隨意取之待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

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義劉騰作亂

事遂 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鄴

水經注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

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

出邯鄲淳石徑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

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

雒陽伽藍記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兩種

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

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

皆殘毀後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與水經注言寫三字者不同

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

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為勸學

里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徑於鄴

雒陽記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

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西行尚書周易公

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

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邕此章懷太子註後漢書所引較之伽藍記多論語一

在堂東與此不合水經注以此為魏正始中所立而蔡邕等名別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元年八月詔往者文襄皇帝所運

蔡邕石徑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于雒陽

隋書經籍志一字石徑周易一卷梁有一字石經尚書六

卷梁有今字石徑鄭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一字

石徑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字石經公羊

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

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

春秋三卷梁有十卷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

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按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

科斗之名遂效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

其形者安在邪政自維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

鄴者不盈大半按水徑注伽藍記所列碑數東二十五西

者五十二枚則不過失其二十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

一枚耳未至於不盈大半也入長安也劉焯傳言自維陽運至京師者為信置於秘

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

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什不存

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劉焯傳運維陽石經至

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焯等考定

唐書藝文志今字石經易篆三卷今字石經尚書五卷今

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今字石

經毛詩三卷今字石徑儀禮四卷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

十三卷今字石徑左傳徑十卷今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今

字石經論語二卷蔡邕

襟著論跋

宋歐陽棐集古目錄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

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在
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蘓望者得摸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
家取其完者刻之莫辨其真偽也在雒陽蘓氏家
姚寬西溪叢語漢魏石經堙滅殆盡往年雒陽守因閱營
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
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獨公
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
方勺泊宅

編同

張舜民畫墁錄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雒陽城乃蔡邕隸
書

邵氏聞見後錄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
隸尚書禮記論語俱已壞缺

天下碑錄漢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龍圖家

趙明誠金石錄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
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
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十字皆土壤埋沒之
餘摩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
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
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
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

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
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
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曰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
石碑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碑
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
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
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摩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
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年又篇第亦時
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邗然則豈不可惜
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

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
其文字不同者具列于卷末云

黃伯思東觀餘論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

書女毋翕侮成人今本女無保后胥高保后女永勸憂誕

勸女有近則在乃心作近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各翕

中各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爾謂朕天既付命今付

日陳其五行陳汭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作度

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母兄曰無皇則兄自敬德

今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是罔顯哉厥世今哉文王之

鮮光今作通殷就大命大命達殷集論語意與之與今作抑孝于

惟孝作乎于朝聞道夕死可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

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獲不綴子路以告子憮然獲而子路

行以告夫置其杖而耘今置其斯以手已矣譬諸宮牆

子憮然作今諸賈諸賈之哉今賈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

云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文若曰在於

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在

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人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

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

小塊雒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

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即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

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

陳姓與名甚完又有一段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

典議大夫臣馬日碑臣趙陔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

蘓陵臣傅楨雜未谿上缺當是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

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

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

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

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董道廣川書跋石經不盡蔡邕書如馬日碑筆相與成之

然漢隸簡古深于法度亦後世不及趙綽曰唐造防秋館

時穿地多得石經故雖中人士遠今有之國初開地唐御
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洪造隸釋

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作本何及相闕散孔作檢言曰人維孔作維舊孔作舊上有求投

求孔作舊下闕有志女毋孔作翁侮成人母流孔作成人無孔作無弱下闕老各

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口下闕民之承孔作保后孔作高孔作感

鮮以不浮下闕試以爾孔作汝遷安定廢國孔作邦今孔作無女不

下闕其或迪孔作稽自怨孔作怒求孔作誕勸憂今其有孔作罔

後女何下闕之勞爾先予不下闕于茲高后孔作崇乃知孔作崇

降爾疾下闕能迪古我先下闕民女有孔作近孔作則左

乃心我先下闕綏下闕興降不永於戲孔作弗祥孔作呼今予下闕

絕遠女比孔作分猶孔作念以相從各孔作中下闕建乃家

股孔作盤既下闕衆孔作白女罔台孔作民孔作戲孔作無孔作勛孔作懋孔作建孔作大孔作命今

我孔作予凶德孔作綏孔作績孔作今孔作無孔作爾惠孔作謂孔作朕孔作闕孔作柎孔作

震動萬民以遷肆上下闕乘孔作隱孔作我予其勛孔作懋孔作簡相爾

念敬我衆朕不已上盤孔作庚三孔作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孔作爾天既孚孔作字已上廣遺

任孔作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闕不孔作虧于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孔作無孔作鴻孔作水孔作白孔作陳其五行帝下闕白建用皇極次

六孔作白艾孔作又孔作用三德下闕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

關食二白下闕偵三白下闕祀四白下闕司空下闕極凡下闕庶民無有下闕涇

司人無有下闕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下闕路毋

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闕為天下王三德孔三上一白

正直二下闕家而無凶于而國人用闕頹辟孔作辟乃心

諫及卿闕諫及庶民孔作已上闕共範篇

維天命元孔作無下闕違孔作朕不敢有下闕爾時維天命王下闕告爾

二孔作無多下闕茲維孔作洛予維四方下闕攸貢亦維爾下闕有

年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下闕篇

嗇孔作之艱難乃劫孔作乃憲孔作既延孔作不孔作則

侮厥下闕中宗孔作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度治孔作民下闕懼下闕

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孔作自時厥後下闕功

田功孔作激栗懿共懷保小人孔作惠于矜孔作鮮孔作鰥孔作酒孔作

毋劫孔作逸孔作于遊田維闕共孔作無孔作淫孔作于觀孔作于逸孔作于遊孔作母兄

孔作皇白今日下闕厥不聖孔作人乃訓變孔作有之孔作乃亂正孔作刑

先王之下闕至于下闕則凡白孔作自敬孔作德孔作厥孔作爵孔作白孔作朕之孔作爵孔作允

下闕公白於戲孔作嗣王孔作臨于茲孔作已上闕無孔作逸孔作篇

道孔作終孔作出于不詳於戲闕白時我已上君孔作夔孔作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亂孔無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在下闕

有會孔作俊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孔厥上度孔作宅心乃下

關受茲孔作此不其孔作基於戲下闕旦以前孔作已受人之微

孔作言下闕訓德孔作有于上是罔顯哉孔作厥世下闕王之

鮮孔作耿光以揚武王已上立政篇

几乃闕孔作召大保下闕通孔作段就孔作大命在下闕非幾

茲即孔作既孔作黼衣已上顧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十

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

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

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

議即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辰

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為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

宮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

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

八字鴻艾幼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母女之

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此碑獨闕祖

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但云高宗饗

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

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

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
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
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
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
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沒于水隋後載入長安有易
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
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為柱礎唐初
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止久矣本朝一
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
今京華鞠為犴罰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既集隸釋因

以所有鏡之會稽蓬萊閣勛音愒勉也劫亦逸字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是福心是以為刺葛屨下關汾一曲言采其蕢

彼其之子美下關之誰知關一字毛之蓋亦勿思園有

棘其實之下關父子父關一字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母毛作

無已尚上毛作慎下關哉猶來母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十下關子毛作不稼不耜毛作胡

取木三百廛子不狩不下關特子彼君子不素食子

飲飲毛作伐輪子下關毋食我黍三歲宦毛作女莫我冒

顧逝將去女下關宦女莫我冒勞關將去女適彼樂郊樂

如下闕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闕山

有藍毛作樞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闕酒食胡毛作平日

鼓瑟且以喜樂下闕既見君子云胡其憂楊下闕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

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子貫作宦樞作藍數字又有一段

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鳴

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

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

為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宮隋志有石經魯詩六

卷此碑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為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下闕辛爵坐奠爵拜執下闕人盥洗升媵觚于

賓下闕上拜受爵于筵前下闕首公荅拜媵爵者立下闕

媵爵者執觶待于下闕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之文也石摩滅字

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

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

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惟隋志

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

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

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倉著書說禮數
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
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射
者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
士則不習與古殊矣滕胤滕爵云者滕蓋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鞏者何公子鞏闕一何以不稱公下闕相於是謂相白吾

為闕三矣隱白下闕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二之石

踏作板本立下闕美大之之辭也裳者何濟闕一之邑也曷

為下闕仲子也板本有相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闕一為相立

故下闕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者何天子三公稱下闕

相處乎內始闕一諸公放板本於此乎前此矣前下闕其

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吾下闕後為

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弟毋兄稱兄凡闕五

之大夫也此下闕之邑也天子有闕四諸侯皆從泰山下

闕而葬不日卒赴而闕一不告公曷為與微者下闕大夫

之未命者也十年此公子鞏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

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下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

何隱爾試板本也試下闕葬板本有不繫闕一匡子闕二

薨何以不地不恐言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威公

十有四年何以闕一記異也何異下闕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下闕乎隱祖之所選板本闕一

所見異辭闕所下闕不亦樂乎堯舜闕二君子也

制春秋之義已上哀公

有傳相公二平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何以書

記災也世平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下闕顏氏無伐而不

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十下闕

谿典諫議大夫馬日磾臣趙陟議即臣闕二臣劉弘即中

臣張文臣蘓陵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

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

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嚴

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

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

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

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化下闕本本五闕一道生孝下闕曰

道千棄之國敬事下闕使民以時下闕子曰弟子下闕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下闕君子不重則不成學則下闕與

意本板作予之與子贛板本曰夫子闕五以得之夫子之求

之也下闕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闕五禮節之

亦不板本有行下闕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而無

諂富而無驕下闕告諸注而知來下闕人之不下闕章已

上學而篇下闕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闕手板本學世下闕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好違樊遲字闕一何下闕曰生下闕葬之以禮

祭下闕以別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闕勞有下闕孝

下闕度哉人焉度哉板本有子曰溫故而知下闕子下闕

器子贛問下闕乎異端斯害也已子曰下闕子下闕曰

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下闕之下闕子曰書云孝于板本

惟孝友于兄下闕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下闕已上為政

篇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一闕十與下闕

與對曰不能子曰闕五山不如林放闕九也射下闕曰起

予板本有商也始可下闕子曰下闕殷禮吾下闕也知其

說闕三天下也其闕一示諸斯乎下闕如神在下闕於二

代郁郁乎下闕大廟下闕子知禮下闕禮下闕也下闕以

柏周人以栗曰使民下闕往下闕門國板本君為兩君之

下闕

好有反關一管氏下關知禮下關吾未嘗不得見也沒者
關二出曰下關無道也久下關觀之哉凡廿六章已上
八佾篇

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子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下關顛沛必於是子關二未見好仁者板本有惡

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關過也各於其黨字關二斯知

仁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矣板本下關作子懷荆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下關曰唯子出

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下關曰父

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關已上里

仁篇

有三平之愛於字關一父母板本有子曰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下關君子亦板本有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

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板本有而訕上者惡下關之則不孫

遠之則怨子曰年卅而板本有見惡為其終也已凡廿

六章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字關一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景公待孔子

曰若李氏下關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德之衰也板

無也注關二可諫也板本來者猶可追也板本無執車板

與作字者為誰子無板本子路曰為孔公曰是魯孔公與曰是板

與作字者為誰子無板本子路曰為孔公曰是魯孔公與曰是板

有也曰是知津矣下關若從避作本世之士哉擾有而

不韞子路行字以告夫字本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

同下關般不分孰為夫子置作本其杖而耘作本子路拱

而字關一止子路宿殺雞下關禮作本如之何其廢之也本

無欲絮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關志辱身

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而本謂虞仲夷佚作本隱

居下關少關陽擊磬棄入于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

施其親已下關敬子篇一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關四

交於子張子字關一曰子夏字關一觀者焉致遠恐沉是以下

者距下本關拒子夏曰雖字關五觀者焉致遠恐沉是以下

曰大德字關五出入可也子游關六字游子下關君子道

焉可字關二有字關一有平者其唯聖人下關仕而下關魯子

曰吾聞諸夫本有子人未有自致也者者本也親喪

乎字關一子曰下關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紂之

之字關一善字關一是其下關贛曰仲尼為學子贛曰文武

之道未墜作本於地在人賢者志作本識其下關告子贛關

夫下關尼不可毀字關二宮牆作本賜之字關二窺見室家之好

日月也下關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

及也猶天之下闕已上子張篇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爾毋板本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

兩罪在朕躬下闕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寬則得衆敏

則有功闕一則說下闕不驕威而不猛子闕一曰何謂惠

而不費子曰闕一民之下闕尊其瞻視儼闕三而畏之斯

不亦威而不猛乎下闕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字闕一字

賈板本諸賈之哉包周蓋肆乎其肆也闕一

周下闕曰言闕一而在於蕭蕭之內盍毛包周無於下闕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

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

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

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而不遠若

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咸宗薛志順帝

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

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為兩君之好何

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廢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

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祿六年五石於太

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平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
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
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
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
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
種蓋唐史以隸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
輩不能為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
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為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
傳云為古文篆隸二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
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

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
日磾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
堂谿日碑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陔劉弘張文蕪陵傳
損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
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
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
識者當能別之

張演石經跋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為何體書
今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檢註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考之孔壁

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
知者其承認為尚書五十九篇作篆為隸古定不復從科
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
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
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
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
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
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
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
子

唐明皇御書孝經

金石錄唐明皇注孝經四卷天寶四載九月八分書

見存
西安

府學

唐石經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
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學
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
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
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
蕪累甚矣

新唐書鄭覃傳始覃以經籍刊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
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故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
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於
石高重傳為祭酒與鄭覃刊定九經於石儒學傳序
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五日敕唐玄度定石經字體十二
教教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
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八月國子
監奏覆定五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玄度狀準太和七年
二月五日較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

經字為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
訛誤今依字樣參詳改正諸經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
古今體異雖篆隸不同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近代文字
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取其適中篆隸為新加九經字
樣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從之

新唐書藝文志張參五經文字三卷唐玄度九經字樣一
卷

中興書目字樣一卷開成丁巳歲唐玄度撰序曰奉詔覆
定國學石經字體刪補張參五經文字采其疑誤舊未載
者撰成一卷凡七十六部見存西安府學

蜀石經

成都記偽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于石其書丹則張德釗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也石凡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公穀則有宋田元均時刻古文尚書則晁公武所補也胡元質宗愈作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

玉海蜀石經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
按此後周太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
祖廣順元年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 偽蜀相毋昭裔取唐太

和本刻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奐又校注文同異為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晁公武石經考異序鴻都石經自徙鄴遷雍遂茫昧于人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餘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子參馬今考之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

劉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
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
祥字闕其畫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
書者不獨德劉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
石千數昭裔獨辨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
子監所摹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
石本校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
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
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
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

因命學官讎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
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
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
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
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
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
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
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
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
論語述而篇舉一隅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

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改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于經後不誣方將必有能考而正之者
洪邁容齋隨筆孟蜀所刻石經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畫蓋避唐高祖太宗諱也

范成大記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在石經堂中

宋開封府石經

玉海宋仁宗至和元年八月十六日己酉以皇姪左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十五日功畢

上賜之銀幣

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至和二年三月五日判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嘉祐三年五月十五日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

二月 日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月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

書目石經七十五卷揚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

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真篆二體

周密癸辛雜識示學即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宋高宗御書石經

玉海紹興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少監秦熺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內出御書周易九月四日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

進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繫年錄十三年十一月丁卯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磻老于太學建閣奉安石經實碑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為名朕當寫參政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昭耀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畫天縱冠絕古今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

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摭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

元史申屠致遠傳西僧楊璉真加作浮圖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見存杭州府學

晁公武石刻古文尚書

晁公武古文尚書序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雖遭漢巫

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今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邪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為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篇於學宮迺迨士張真倣呂氏所鑄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奧藁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

圖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